

张幼林希望把两幅画交由新政府保管

完



都梁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讲述北京琉璃厂百年老字号荣宝斋兴衰史,向读者呈现了荣宝斋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小说中的历史不仅是荣宝斋的兴衰史,也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掠影和写照;纪实与传奇间,还糅进了大量关于笔墨纸砚、字画古玩的文化常识;老北京颇有讲究的吃喝玩乐、民俗俚趣自然是俯拾皆是。

上期回顾

左爷和康小八商量,把张幼林绑票。得逞后,他们让何佳碧带话到张家,拿《柳鹤图》来赎人。为了救出张幼林,何佳碧决定深入虎穴,以送画为名,打探张幼林的下落。她一路上都留下了痕迹,霍震西紧随其后,终于成功救出了张幼林。

民国往事

荣宝斋的邻居汪兆铭被捕了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夜,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以及中华各路仁志士在南方为推翻朝廷而进行的流血斗争,张幼林都在密切地关注着。然而,他并没有想到,革命之火很快就会燃烧到京城,不仅波及到荣宝斋,连他自己也被卷入其中了。

中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近代中国叱咤风云的重量级人物汪兆铭和他的战友黄复生就出现在了琉璃厂,而且,他们租下了荣宝斋隔壁新倒闭的那家铺子开了守真照相馆,和荣宝斋成了邻居。

这天,庄虎臣一早刚一拐进琉璃厂,就听见卖报小男孩的沿街叫卖声:“看报了,看报了,在守真照相馆抓到了革命党,看报了,刺杀摄政王的革命党,在守真照相馆被抓到了……”庄虎臣一愣,快步走上前买了一份,站在街边就看上了,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守真照相馆的大门已经被贴上了封条,周围挤得水泄不通。“劳驾,让我过去,您劳驾……”庄虎臣费力地穿过人群,迈上荣宝斋的台阶。到了门口,他站住了,侧着头向守真照相馆张望,嘴里不禁发出一声长叹:“唉!汪掌柜的,你这是何苦啊?”

张幼林想把《西陵圣母帖》送给善普

几天之后,肃亲王的手下、民政部的右参议陈光启带着张幼林来到了民政部餐厅的雅间,肃亲王平时就在这里招待客人。陈光启经常光顾荣宝斋,和张幼林也算是熟人了。张幼

林环顾四周,雪白的墙壁上除了挂着两幅书法外,房间里几乎没有其它的装饰。他不禁感叹道:“没想到这么简朴!”

两人坐下,张幼林问:“陈大人,您把《西陵圣母帖》交给肃亲王,他没说什么吗?”

“肃亲王打开看了看,赞叹不已,说真是一件难得的宝贝,我就趁机把你的意思说了,希望肃亲王手下留情,对汪兆铭、黄复生从轻发落。”

“肃亲王的态度呢?”这是张幼林最关心的。

“他没表态,只是说要见见送《西陵圣母帖》的人……”

陈光启的话还没说完,肃亲王善普手里拿着一个卷轴推门进来,两人赶紧站起身。善普把卷轴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张先生,请坐,你是荣宝斋的东家,排场惯了,我这儿是清水衙门,对不住啦。”“您客气。”

三人落座,善普端详着张幼林:“你跟汪兆铭是什么关系?”“萍水相逢,他的照相馆和荣宝斋仅一墙之隔,我们就算是邻居吧。”“我听说,《西陵圣母帖》是你的家传之宝,为什么不惜拿出如此贵重之物,救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和您一样,钦佩他的人品、人格。”张幼林不假思索。听到这话,善普神色大变:“谁说我钦佩他了?”

旁边的陈光启一见善普变了脸,头上的冷汗马上就冒出来了,张幼林却不动声色:“我是在您主审汪兆铭的法庭上看出来的。大人,我知道您做过崇文门的税务监督,那是老佛爷特意给您的肥差,负责进京物品的税收,大家都不言自明,税务监督除了向国库缴纳一定数额的税款以外,剩下的就可以据为己有,老佛爷本来是想让

您发一笔财,可您却向国库缴纳了超过定额的税款,并由此引起王公贵族的不满,受到弹劾;我还知道,您在九门提督和民政部尚书的任上在北京修铁路、通邮、办自来水厂……”“够了。”善普打断了张幼林。

沉默了片刻,善普问道:“照您这么说,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也是为了江山社稷了?”“请您恕我直言,正是,只是与您的一种方式不同而已。”张幼林直抒胸臆。善普一拍桌子:“大胆!你拿《西陵圣母帖》贿赂我,就不怕我把你当成汪兆铭的同党抓起来?”张幼林依然是不动声色,他十分冷静:“如果您非要把我当成汪兆铭的同党,我也只好认了,这在我决定做这件事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只是有一点,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担,不要牵连我的家人和朋友。”

话音刚落,善普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张先生果然胆识过人,你倒真像个革命党,来,我敬你一杯!”张幼林与善普碰杯,二人一饮而尽……

张小璐带着画离开了荣宝斋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1948年的初春。那天傍晚,张幼林正在自家的书房里写字,大掌柜王仁山匆匆走进来:“东家,您还写字吗?有人要找事儿了!”张幼林放下毛笔:“仁山,你坐下,慢慢说,荣宝斋不死不活挺了两年,已经这样了,还能再倒霉到哪儿去?”“还是那两幅字画的事儿,说张乃光……”张幼林懒得听下去,他打断了王仁山:“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张乃光惦记那两幅字画也不是一两天了。”

“张乃光的意思是,他这两幅字画已经耐着性子等

了两年,他想问问,张先生还打算让他等多久?现在他的耐性已经到了头儿,想找张先生了。”

张幼林一听,气就不打一出来,他不耐烦地挥挥手:“我不想和他谈,你转告魏秘书,我那两幅字画现在不卖,将来不卖,永远也不打算卖!”

“东家,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硬顶不是事儿,得想个辙。”王仁山心平气和地说道。过了半晌,张幼林颓然地坐下:“我是没辙了,为这两幅字画,张家三代人提心吊胆了近百年,心血都快耗尽了。”

“我倒有个主意,”王仁山压低声音:“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第二天一早,张幼林取出《柳鹤图》和《西陵圣母帖》,默默地将它们展开,悬挂到墙上。注视着这两幅饱经沧桑的字画,张幼林的耳畔似有似无地响起祖父张仰山临终前说的那些话:“今后张家子孙就算是遇到天大的难事,也不准将国宝卖掉,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孝……”他仿佛又看到母亲抱着鸡毛掸子,咬着牙往自己的背上抽:“说!你把画儿拿到哪儿去啦?说……”张幼林的泪滚落下来。

张小璐推门进来,他很诧异,试探着问:“爸爸,您……怎么了?”张幼林抹了一把眼泪:“小璐啊,我问你件事儿,你一定要和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和共产党有联系?”张小璐不觉一愣:“爸,您问这干什么?”张幼林直视着儿子:“回答我,难道还怕你爸爸去告密吗?”

张小璐赶紧摇头:“爸,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有

几个清华的同学,抗战时去西山参加了八路军,前两年我们在街上遇见又恢复了联系,正巧那时我接到通知,让我们这些预备役军官重返部队,同学们劝我,千万不要参加内战……”张幼林打断他的话:“我问你,现在还能找到他们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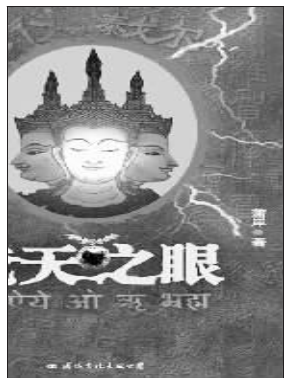
“可以联系上,平西门头沟一带有共产党的根据地。”张小璐回答得十分肯定。“那你马上离开北平,去找你那些同学。”“爸,出什么事了?”张幼林瞪大了眼睛。张幼林收起字画,递给儿子:“事情紧急,你今天就走,走时带上这个。”

张幼林不无留恋地抚摸着两个卷轴:“孩子,时至今日,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两件国宝……实在不适合由张家保管了。”“为什么?”“因为在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包括个人尊严都毫无保障的社会里,连生命的价值都变得微不足道,更何况两幅字画呢?没有一个政治清明,提倡民主、自由、公正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将生活在黑暗中,永远没有希望。我仔细考虑过,这两件国宝级的字画实在不适合私人收藏,张家三代人为它已经熬尽了心血,实在没有能力再继续保护它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由一个民主、自由、公正的新政府保管它,这样珍贵的字画,只有一个政治清明的好政府才有资格收藏它……”张幼林老泪纵横:“要和它分手了,我我心里……很难过,真是舍不得……”

看着父亲伤心的样子,张小璐有些犹豫:“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张幼林擦干了眼泪,他态度坚决:“走吧,你必须走,带上它,走得远远的,你妈那儿由我去说,孩子啊,你走时……不必和我们告别,悄悄地走……”张幼林转身走出了书房,张小璐流着泪喊道:“爸……”

夏青教授临终前悄悄留下奇怪遗言



蒲岸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泰戈尔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吉檀迦利》里,竟藏着一个秘密!夏青教授一直在秘密地研究着这个死亡命题。近百年里,凡是研究这个死亡命题的人,无不死于非命,夏青也不例外。夏青教授的学生沈默和女儿夏晓薇,通过努力终于解开了“吉檀迦利的第五个秘密”,而谜底却只是一串人名——婆罗贺摩、贾亚希玛、吴尚贤、宫里雁、囊占、傅恒、泰戈尔、溥仪……反而成了一个更大的谜团。

于是,两人开始四处奔波,试图找到揭开这个谜底的关键所在,然而他们所到之处,被访问的每个人都神秘地死去了,而在他们的背后一种神秘力量带着死亡也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

悬疑小说

老教授之死

2006年9月9日的深夜,虞江大学的校园里一片沉寂,而在依绿园的3号楼上,有一间房依然亮着灯,那是历史系老教授夏青的书房。

书房里,夏青端坐在宽大的书桌后面。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蒙面人。蒙面人举起一张支票晃了晃,说:“再问最后一次,你确定自己想好了?”夏青毫不犹豫地回答:“再问一百次都一样。”

蒙面人不耐烦地扯下头套,露出高高隆起的颧骨和深陷的眼窝,那是一张粗犷凌厉的脸。这一扯用力过猛,不小心带出了挂在胸前的一个玉饰,一个黑色蝌蚪形状的护身符。高颧骨拈起护身符,深情地吻了一下,塞回衣领内。然后他冷冷地看了看教授,霍地站起,拔出手枪,将乌黑锃亮的枪口指向对方:“这事儿怕是咱们两个谁说了都不算。得问它!”

夏青教授冷笑一声:“你已经不怕让我看到真面目了,说明我必死无疑。只有在面对一个将死之人时,凶手才会从容得几近嚣张。”他一边说,一边悄悄地把手伸向书桌下面一个隐秘的按钮。高颧骨拈起护身符,恼羞成怒:“少啰嗦!打开保险柜,把东西交出来!要不要我告诉你密码?45123279……”

就在这时,墙角的保险柜突然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高颧骨大为错愕,下意识扣动了扳机。“噗”的一声轻响,教授仰面倒下,鲜血从胸前涌出。保险柜也随即安静了。高颧骨快步绕过书桌,从教授的上衣口袋里摸到一串钥匙,保险柜打开了,里面满满当当全是细碎的纸屑!高颧骨登时愣在那里。

在他身后,教授躺在地板上,呼吸越来越急促,他吃力地在身上摸索,终于摸到手机,轻轻一按,拨通了一个设置了一键通的特殊号码。高颧骨蓦地转身,正好看到教授拿着手机贴近嘴巴,他毫不迟疑,迅速开枪,子弹不偏不倚,从教授的左眼射进头颅。教授死了,嘴角却挂着一丝微笑,因为在死前的那一瞬间,他已经将那句话传递出去……

教授的葬礼

三天后的上午,客轮“云雀号”在汽笛声中抵达虞江码头。乘客们纷纷走上甲板,其中有一个叫沈默的年轻人,是虞江大学的历史学硕士。他刚刚参加了在大连召开的亚洲史学研讨会,直到此刻还激动不已。会上全是蜚声中外的史学泰斗,对一个刚毕业的硕士生来说,能参加这样高规格的研讨会简直是奇迹——这都是他的导师夏青教授为他创造的机会。沈默正要下船,忽然大笑起来:“沈默你还在客舱里,他逆着人流向客舱跑去,不料和刚出舱口的一人撞了个满怀。那人被撞了个趔趄,大叫:“哎哟!跑这么快干吗?”那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身材瘦小,满脸沧桑。沈默连声道:“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太慌张了,没撞坏您吧?”老人握住沈默的右手摇了摇,说了声没事就走了。

老人一走,沈默摊开右手,掌心多了个小纸团,打开一看,纸上写着四个字:沙漠玫瑰。这是什么?抬头望望,老人早已消失不见。“莫名其妙!”他在心里嘀咕了一句。

沈默拿了行李,下船后打车直奔虞江大学,来到依绿园3号楼,只见人们进进出出,一排排花圈在院门外摆成长龙。天,教授他……沈默的心怦怦

乱跳,他快步走进院内,一眼就看见灵堂正中挂着夏青的大幅遗像,顿觉五雷轰顶,跪地大哭:“老师……”

遗像下方是松枝和鲜花摆成的祭坛,祭坛中央供着夏青的骨灰盒,两侧墙壁上垂挂着挽联。夏青的两个女儿,夏晓蕾和夏晓薇一身重孝,长跪在祭坛两侧,一边哭,一边陪着沈默磕头。一个中年人走过来,劝慰道:“孩子们,都不要哭了。”这人五十来岁,头发乌黑,标准的国字脸,浓眉之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正是虞江大学的校长程校长。他扶起沈默,又喊保姆王小翠上前搀扶夏家姐妹。

沈默哽咽着叫了一声“程校长”,就听后响起一个声音:“沈默兄弟!快坐,快坐。看你,刚下船就跑过来,这让我们和晓蕾怎么过意得去!”沈默回头一看,说话的人名叫田野,他是夏晓蕾的丈夫,也是奥洛夫珠宝公司亚洲事务处的经理。沈默微微皱眉,仿佛刚吞下一只苍蝇:“哦,是田经理……”

田野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自家兄弟,喊经理可就见外了。晓蕾比你大三天,你要叫我姐夫才是。”沈默轻轻拨开田野的手,转身问程度:“程校长,教授他……”程度示意他出去说话,两人来到院外,程度把夏教授的遇害情况告诉了沈默。

沈默陷入了沉思,许久才说:“我想去教授的书房看看。”夏晓薇带他进去。夏青的书房四面全是古铜色实木书柜,中央是同样颜色的工作台。工作台对面是一张仿古茶几和一对单人沙发。沈默转到工作台的内侧。地板上画着一个人体的轮廓,显然是公安留下的,他们已经解除了对书房的戒严。工作台上放着几

本书,有四册叠放在一起的《清史稿》,还有一本薄薄的小书,是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另外还有一只石雕的笔筒,里面随意插放着几支笔。工作台的左侧角落里,有个暗红色的保险柜,柜门大开,里面空空如也。

沈默问夏晓薇:“教授在保险柜里放的是什么?”夏晓薇摇摇头说:“地板上原来有几片纸屑,被公安局的人拿走了,尽管那上面是什么字已经无法辨认,但我猜爸爸肯定是在秘密研究着什么课题,正是这项研究才给他带来杀身之祸,而那些纸屑就是课题手稿的一部分。是爸爸临终前启动了保险柜的自毁装置,让手稿变成了纸屑。纸屑被凶手取走,恰好说明凶手就是冲着保险柜里的东西来的。”

沈默说:“有道理。”夏晓薇看着他,眼睛里满是期待:“爸爸不可能就这样走了。他既然有机会毁掉自己的手稿,就肯定还会留下点什么。如果爸爸想留下点什么,他最有可能留给你,你是他最好的学生!”沈默迷惑地问:“我?”夏晓薇用力点头:“沈默哥哥,答应我,你一定要找到爸爸留下的东西,要给爸爸报仇雪恨!”

教授的遗言说了什么

从墓园出来,已是下午四点。沈默回到自己在虞江大学望海园的住处,才想起旅行箱还放在依绿园夏家,正想打电话,夏晓薇给他把箱子送过来了。沈默让夏晓薇坐下,递给她一瓶绿茶,自己走到电话旁边,随手按下放音键。

“你这家伙,好几天见不到你的影子,死哪儿去了?是不是恋爱了?快给我回电话,星期天我们去美人岛钓鱼好不好?”是一个同学,沈默“啪”地按掉。

“吉檀迦利的第五个秘密……”是教授的声音,居然用的是印地语!沈默浑身一震,定了定神,再次按下放音键。

“吉檀迦利的第五个秘密……”教授的声音是那么虚弱。沈默看了看通话时间,2006年9月9日23时57分。是在教授出事的那天晚上!他回头对夏晓薇说:“是教授的电话……”夏晓薇霍地一下站起来,急切地问:“什么时间?爸爸说了什么?”

“9月9日23时57分,教授说——吉檀迦利的第五个秘密。说的是印地语。”

夏晓薇惊呼一声:“吉檀迦利?爸爸的书桌上有一本《吉檀迦利》!也许爸爸在那本书里留下了什么东西!沈默哥哥,我们快点回家!”

沈默连忙叫住她:“等等!教授后面还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弱,我听不清楚。”

夏晓薇走到电话旁边。沈默再一次按下放音键。两个人屏息聆听,生怕漏掉什么。可沈默依旧没有听清楚。这时夏晓薇说:“不要报警!我听清楚了,爸爸是说不要报警!”

沈默诧异地看着夏晓薇:“你什么时候学了印地语?”夏晓薇说:“我懂什么印地语!这句话是用汉语说的,只有四个字:不要报警。你再听听是不是?”

沈默又放了一遍录音。果然,教授在用印地语说完之后,又用汉语说了“不要报警”四个字。之所以好几次自己没有听清楚,是因为声音本来就弱,加上自己习惯性地以为也是印地语。

夏晓薇有些疑惑:“可是,不要报警?为什么?”沈默说:“既然教授说不要报警,那肯定有他的道理。晓薇,我们赶快回家,去拿那本《吉檀迦利》!”